

Jiyu Gongshenglilun De
Jiqunjingzhenglipingjia Jiqi Tishenglujingyanjiu
——Anhuishizheng

基于共生理论

张志明◎著

的 集群竞争力评价及其提升路径研究 ——安徽实证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安徽高校省级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编号:2011SK015D)研究
成果之一

安徽大学学术创新团队: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成果之一

安徽大学博士科研启动经费资助项目研究成果之一

基于共生理论的集群竞争力 评价及其提升路径研究 ——安徽实证

张志明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关于地方产业集群研究的几点建议

(代序)

王缉慈

大量经验表明,地方产业集群(local industrial cluster)或地方企业集群(local clusters of enterprises)(以下简称集群)正在推动着世界各地的经济增长。全球经济中,一国欲获得竞争优势,不能只靠本国的全球性大企业,更重要的是那些扎根于国土上的中小企业集群。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全球经济中,企业需要建立密切的伙伴关系,通过伙伴关系的建立,促进信息流动和创造性思维的传递,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由客商、供应商、竞争者,以及诸如大学、专业学校、顾问团、政府等支持性机构所构成的集群会降低成本和促进创新。集群这一主题在国际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十几年广泛深入的讨论。

对集群(cluster)战略的关注也是世界性的。公共政策领域最新的关注表明,营造地方产业集群是提高国家竞争力以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一种重要政策措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很多国家的地方政府在总结国际经验的基础上,都把公共政策重点转向了促进地方产业集群的培育、发展和升级,其核心是通过区域治理,使增强本地生产系统的内力和利用国际资源相结合。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力图推动产业集群战略和政策在第三世界地方公共

政策中的实践。

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开始,我国的一些学者对国际上集群研究一直进行跟踪。1999 年仇保兴《小企业集群》著作的出版,2001 年我们撰写的《创新的空间》一书问世,以及 2002 年年底中国软科学协会“产业集群(簇群)与区域创新发展”宁波会议,都对我国的集群研究起到了促进繁荣的作用。据初步估计,参与集群研究的以及对集群研究有极大兴趣的研究者遍布全国十几个城市。他们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部软科学基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基金等纵向课题以及地方横向课题的支持下,集群研究方面的著作和论文与日俱增。到目前为止,据初步了解,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已经完成、正在写作和即将开题的博士生和硕士生论文至少有 7 部,涉及经济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

根据最近我所读到的国内外集群著作和论文,我产生了一些个人的看法,对集群研究的深入进行提出以下建议,仅供大家参考。

一、研究集群理论的来龙去脉

国际上产业集群的经验非常值得我国各个地区借鉴,因此,认真学习和跟踪国际上产业集群理论是第一位的。如果不是这样,我国产业集群的研究就会脱离国际研究的轨道。因此建议我国研究集群的学者,要尽可能多地认真读原著和文献。国际上有关集群理论的文献十分丰富,包括学术论文和政府文献,涵盖意大利的(新)产业区理论、波特的集群理论、地方创新系统理论、学习型区域理论以及案例研究等。在我国,大部分集群研究者都是以学习波特 1990 年《国家竞争优势》作为出发点。但是波特的理论有一些缺点,目前国际上有很多新的讨论,需要全面了解和进

行深入分析,不能盲目崇拜,人云亦云。

现在我国已经有不少学者从事集群研究,后来者“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需要了解国内已有的研究的观点和问题,填补理论空白,切忌“拍脑袋”式,或重复别人的工作。从具体的一篇学位论文或刊物文章来说,没有必要把别人已经研究过的内容进行大篇幅地重复,应是摘要性引用,并注明出处,以便自己或他人进一步地研究。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把文献篇目和页码记下来,进行文献回顾,把每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搞清楚,研究理论的来龙去脉,从而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独立分析,探索新问题和新方法。

二、了解发达国家对集群理论的讨论

当代集群理论主要关注区域竞争力、在区域层面的创新过程中的产业组织和企业间联系,以及创新的起源和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把对集群问题的分析从经济方面转到社会方面。大部分研究者以发达集聚区域的成功经验作为其他区域发展政策的借鉴,解释这些区域的形成,并在区域发展理论和政策上作贡献。对“集群”这一个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萌芽、90年代初期建立的理论进行反思的讨论是多方面的,以下仅概括其中的4个方面:

1. 对波特集群理论的讨论

(1) 竞争力概念应用过于宽泛。美国哈佛商学院战略管理学家波特将集群嵌入到一个更为广泛的动态竞争理论中去,这一竞争理论包含了成本战略、差异战略、静态的效率以及动态的升级和创新;同时也承认了世界是全球要素和产品市场组成的。从本质上看,波特将集群看做是一个自我增强的系统,这一系统刺激集群内企业的竞争战略,同时也刺激集群本身的竞争力。他认为这些过程部分地依赖于人际关系、面对面的交流、社会网络、社会

资本等,所以集群理论将网络理论与竞争联系起来。他进一步指出:“集群提供了一种新理论方法去探讨网络、社会资本和市民参与影响竞争的机制。”在波特的著作中,有各种范围的“竞争力 (competitiveness)”概念:企业、产业、本地企业集群或区域以及国家。在波特看来,企业竞争就是集群竞争,就是国家竞争。

(2) 竞争力概念在企业、国家和区域间的类推。一些学者在批评波特理论时认为,由于波特交错使用“竞争优势 (competitive advantage)”、“竞争力 (competitiveness)”和“生产力 (productivity)”,使得问题复杂化了。实际上,国家间和区域间的竞争方式与企业间竞争方式是不同的,这种在企业、国家和区域间的类推是错误的。但是,波特的竞争方法和竞争战略,在企业经济学、产业组织学和管理学等研究领域,并没有成为普遍的共识。很多学者批评波特提出的关于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成本领先和专一化这三种竞争战略过于一般化,相互交叉重叠并难以测度,而不像波特所说的那样简单而有普遍的适用性。巴克雷、帕斯和普热斯科特 1988 年曾经指出,竞争力这个概念相当复杂,并随着它应用的经济规模尺度不同而不同。还有些经济学家以非常怀疑的目光来看待“竞争力”这一概念。他们认为,当这概念用在企业层面上还有些意义,但是将它提高到经济集聚的层面时就很成问题了。

(3) 把竞争力简化为生产力。1990 年波特提出,“国家竞争力这个词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国家经济目标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要达到这个目标,不是靠竞争力,而是靠生产率(生产力),生产率又是每单位劳动与资金的产出价值,并由产品的质量、特性和生产效率来决定”。他又明确说明,“在国家层面上,竞争力的唯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关于竞争力和生产力的概念是频繁交错使用的,例如“当产业的生产率提升导致国家生产率提高

时,该国的出口成长就等于国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换言之,如果这类生产因为缺乏国际竞争力,导致出口下降,则是该国的警讯”。最近他将区域竞争力等同于区域生产力。生产力是区域和本地经济绩效的关键性指标,测度和决定区域生产力是经济调查中重要的课题。如果将竞争力与生产力等同起来,会引起混淆,以为区域的生产力水平高,就是更富有竞争力;或区域竞争力强,就是生产力水平高。将区域竞争力简化为生产力的观点掩盖了竞争力复杂的本质。

(4) 集群理论的过于简单化和一般化。波特的理论试图用来解释所有集群,但各类集群的起源、结构、组织动力和发展轨迹等都大不相同,很难用高度一般化的特性去涵盖所有可能的事情。他还将大相径庭的两个观点——聚集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整合到一个集群模式中。这两个理论有互为补充的一面,但是也有相抵触的一面。结果,对于不同的分析者来说,不得不各自选择不同的要素去适合不同类型的集群,用不同的方式来对集群和集聚进行经验性观察。

(5) 集群概念的抽象和孤立性。波特的集群理论的根本性局限是它从其他经济现象中抽象出集群,集群以孤离的、自我封闭的实体出现。集群理论似乎将集群看做是经济体系中的孤岛,忽视了在区域经济和地方经济中其他形式的发展和增长。换句话说,就是没能整体考虑区域系统之间的动态、集群内特有的企业演进轨迹和互相依赖性,以及集群外企业的演进轨迹和互相依赖性。尽管波特提及过集群可能衰弱的问题,但是并没有详细的论述。实际上集群往往是在产业和创新的动态中不断演进的。

2. 集聚的负效应对老工业区的研究

尽管大部分理论研究集中于产业集群对竞争力产生的正效应,但是正如西欧的很多钢铁、煤炭、造船、纺织等老工业区那样,

地理靠近的集群可能变成孤立的、内向的系统。因此,集聚也可能正是造成国家或区域竞争力降低的原因。近 10 年来,很少有理论研究集中在这样的老工业区。最近,对北美、东欧和西欧的老工业区的经验研究开始增多,但是对亚洲老工业区的研究不多。随着产业活动从北美和欧洲转向亚洲,问题也随之转移到亚洲。因此需要加强对老工业区的研究,也就是研究老工业区的衰退和区域经济的演进,其中“锁定”(lock-in)概念和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是重要的概念。

关于地方化的产业集群失去活力的效应称为锁定效应,格拉伯赫把它分为几种:(1)功能性锁定(functional lock-ins):锁定到本地企业间的关系;(2)认知锁定(cognitive lock-ins):认为将会有周期性低迷的长期倾向;(3)政治锁定(political lock-ins):保留原有传统产业结构的很强的制度组织,影响到本地的内生潜力和创造力的发挥。路径依赖和这三种锁定之一或三种同时存在,将阻碍产业结构重组。环境的变化比产业变化要慢得多,当内部的产业结构已经消失时,僵化的环境可能还会存在。

3. 发达国家“知识创造的集群理论”强调全球性知识流通渠道的重要性

分别来自德国、瑞典和丹麦的经济地理学教授贝谢尔特(Harald Bathelt)、马尔伯格(Malmberg)、马斯科尔(Peter Maskell)合作发表文章,从知识创造的角度研究了集群。他们认为,过去大量文献过分片面地强调了本地互动学习的重要性。实际上,无论是隐含经验类知识还是编码化知识的交流,都是既可以在地方上,也可以在全球远距离进行的。一方面,学习过程的出现可以根植于本地的行为主体中,仅仅是因为它们处在那个社区里,而社区里有“自播”(local buzz)的氛围;另一方面,由于企业与该环境之外的知识供应者建立交流的渠道而获得知识,这种渠道并不

是自发出现的,而是需要进行专门的投入才能建立起来的。因此,知识的创造不仅需要本地企业之间、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知识交流,而且需要建立全球的交流渠道(global pipeline)。他们批驳了“隐含经验类知识=本地”-“编码化知识=全球”模式。

梅拉特(Maillat)也提到,在一个地方环境中的行为主体应该和外界信息资源建立系统的联系,以保证外部的重要的市场和新技术信息流入该环境内,否则,该环境会有淤塞的危险。布热斯那翰(Bresnahan)、加姆巴德拉(Gambardella)和萨克森妮(Saxenian)关于世界很多地方的集群的一项研究进一步发现,建立一个新集群背后的理由和支持一个已有集群的增长是不同的。在他们对信息和通讯技术集群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在集群的最初发展阶段,外部效应、集聚因素和结网协同并没有很大的影响。而显著的企业家活动、它们对承担风险并建立新企业的愿望、它们进入现有技术和市场新领域的能力,对于这些集群的产生是决定性的。在集群发展的最初阶段,企业家努力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企业进入集群外部市场的能力。而且,这些集群能够从区域外部吸引专业化的技能。因此,集群关系的开放性和积极寻找大型外部市场是了解成功的集群产生的关键。

我们之所以要强调非本地联系,是因为太靠近的、太排外的、太僵化的本地联系是危险的。这种社会关系将对单个企业或集群企业的竞争力造成威胁。建立和保持外部联系需要大量的努力和充分的时间,因此需要特殊的投入。

虽然外部联系能支持区域增长过程,但是当外部渠道太强的时候,也可能威胁集群的长期存在。强的外部联系可能控制本地区的环境。因此,本地交流少,结果本地自播就销声匿迹,企业留在本地的理由就不存在了。这种“空洞集群(hollow clusters)”的危险是现实的,企业转移到另外的地方,集群就不能生存了。

4. 联合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建议强调本地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上向上攀登

从技术发展的观点来看,发展中国家内部不再是铁板一块。一些地方是创造新技术的源泉,另一些地方则是应用其他地方创造的技术。在技术的创造和吸收方面,制度和政策的作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提出,发展中国家关键是如何发展本地产业集群,并在全球价值链上创新和学习,不断向上攀登。

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或遍及全球的片断化价值链(fragmented value chain)、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是指为实现商品价值而连接生产和销售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者的整个过程,包括所有生产者和生产活动的组织及其利润分配。当前,散布于全球的、处于全球价值链上的企业进行着从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出售、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

全球价值链的组织中,跨国公司的特别优势主要来源于技术创新,包括生产技术和创新管理技术的创新。由于国家创新体制在技术变化和产品创新日趋频繁、市场竞争越来越残酷的情况下逐渐表现出不足,技术创新的国际网络变得日益重要。一些地方中小企业之所以能够应对技术和产品创新日趋频繁、市场竞争越来越残酷的挑战,往往是因为它们参与生产者主导或客户主导的跨国生产和流通活动,与国际大公司联系,构筑起有能力创新和适应残酷竞争的网络组织。加入全球生产体系,依靠特定商品的出口竞争力赢得地区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的位置。

地方企业技术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并不只是企业个体的行为,而通常是在本地企业集体所构成的创新网络环境中,通过它们所建立的跨国生产联系而得到实现的。特定产业的空

间集聚有助于加强产业的本地化联系,获得外部经济和集体效率,降低成本和提高创新能力,帮助企业从低成本竞争的陷阱中走出来,进入以创新、质量和市场应变能力等“高级优势”为基础的高端竞争轨道。

三、了解国际会议的研究议题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柔性生产系统的发展、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扩散,以及世界贸易自由化,深刻地改变着企业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分配方式。全球化改变了大企业的组织方式,价值链进行垂直分离,部分分散在发达国家里,另一部分布局到发展中国家中去。全球化也改变着中小企业互动、与市场联系,以及与较大企业或机构联系的方式,同时改变着它们获得国际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人们认识到世界经济中典型的经济和社会现象——企业的地理集聚或产业集群直接与国家竞争优势有关。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全球化对它们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被人们所认识。根据互联网搜索到的信息,2003年9月,在意大利和荷兰各有一个最新的关于集群研究的国际会议,分别由意大利摩德那大学和联合国大学召开。综合上述两个会议的议题可以看出,未来研究的议题主要集中在集群的绩效和竞争潜力,这对于整个经济区域来说是关键性的。

(1) 集群的国际专业化和变化格局。在全球经济中集群的形成、动态和竞争优势。需要回答的问题有:在开放的国际市场和高速的交通通讯时代,区位还重要吗?当大型全球化企业在世界各地生产各种产品的时候,产业区和中小企业起什么作用?地方劳动力市场如何变化?什么因素决定地方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这些国际竞争优势如何增强?

(2) 集群的转化及其倾向。需要就各个集群如何应对全球化

挑战进行个案研究,例如地方系统的结构是等级(科层)的结构?还是企业之间有劳动分工的分散化的结构,是合作行为还是竞争行为?如何进行跨越产业、跨越机构和国际价值链的联系?如何开发新产品和发展新工艺,提高质量,应用新技术?

(3)集群内的企业的新结构和战略。集群内部的网络、生产格局和专业化如何变化?集群内的企业如何变化?中小企业如何改变其生产战略和组织结构?如何变化其营销战略?无形资产是否更加重要?集群内的全球和跨国企业对于地方生产系统的变化起什么作用?

(4)在集群发展历史中,银行等金融机构和新的融资方式在支持产业集群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5)发展集群的政策措施。包括其中的教育、信息和技术支持、专业化培训和服务如何应对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这些政策是否相同?

四、分析我国研究集群的做法

我国对集群的研究与国际上基本是同步的,但是深度还远远不够,集群研究需要多学科的参与。

(1)集群研究内容。吸收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把在全球化价值链中创新和学习作为研究的重点。现阶段研究的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集群的概念和发展机制;我国发展地方集群的意义;我国地方集群产生的条件(包括各省市不同的制度文化因素等影响);我国地方集群的类型及其发展阶段;全球价值链及其与地方集群的关系;集群的知识创造和企业创新过程;我国地方集群的治理结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地方集群发展中的作用;我国地方集群统计和实例分析方法;国内外集群的地理分布;我国地方集群战略和政策;我国地方集群的实例研究;集群的生

态化和可持续发展。

(2) 实例分析。我认为对于每一个实例,要真正解释集群的现象,至少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这个集群的结构是企业所有制结构(国有、民营、外资)、企业规模结构(企业的职工人数、年生产能力或产量)等,以及相关机构(贸易组织、企业商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税务机构等)。对集群内行为主体(企业)之间的联系,以及集群内外行为主体之间联系的分析。如何反映集群的企业之间的联系?这个集群有没有协会等中介组织(这是集群形成的重要因素)?有没有组织的活动(例如展览会、各种论坛)以及非正式的交流?地方政府对如此多的相关企业有没有进行过共同商讨未来战略或市场开拓、解决共性技术的活动?本地是否有与特色产业技术的专业学校?如何发展职业培训?有没有相关的公共网站?政府有没有在为企业 providing 市场信息方面的服务?本地劳动分工的现状如何?有没有与特色产业相关的专业化的市场营销企业、工业设计企业、运输企业、软件企业?国际上该产业(或集群)的发展概况与主要竞争对手。最好举出国外企业、本地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的技术合作——在技术转移或技术溢出方面的实例。在分析集群力量的基础上提出集群战略。

(3) 集群研究的区域和产业。除了过去研究较多的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自发形成的产业集群之外,还需结合工业园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区域的发展、纺织服装以及电子信息等产业部门的发展、传统重化工业和机械工业区的改造等现实问题,进行产业集群的研究。可以拓宽集群研究的产业部门,集群研究不应仅局限在制造业、重化工业,甚至采掘业等工业部门,而且可以拓展到农业、建筑业、运输业、文化业、旅游业、服务业等,尤其是所谓“创意型产业(creative industry)”的集群形态、发展趋势和对策,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集群研究的重点之一,它在我国大城市

和特大城市的发展也十分值得深入探讨。

(4) 对于欠发达地区的研究。对于欠发达地区,除工业以外,可以应用集群理论,结合农业、旅游、会展等产业的发展,进行发展集群的探讨。在这类研究中,布热斯那翰、加姆巴德拉和萨克森妮关于建立一个新集群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在集群的最初发展阶段,外部效应、集聚因素和结网协同并没有很大的影响,而显著的企业家活动、它们对承担风险并建立新企业的愿望、它们进入现有技术和市场新领域的能力,对于这些集群的产生是决定性的。因此,对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家问题、企业进入集群外部市场的能力、对区域外部技术的吸引力、教育和培训等是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关键。

(5) 多学科分工和合作。我国目前参与集群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因此多学科分工和合作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建议不同学科的学者加强交流,通过互联网和学术讨论会加强讨论,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联合申请国家重点课题,或国际研究基金,对集群研究深入发展都是很好的途径。我国的地方产业集群研究网的开通(www.clusterstudy.com),无疑会大大促进这一进程。

(6) 公共政策研究。我国集群研究的重点应尽早地转入公共政策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国家或地区关于集群发展政策的出台,更好地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

[作者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地理联合会经济空间动态委员会指导委员(IGU: Commission on Dynamics of Economic Space, the Members of the Steering Committee),同济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世界地理研究》副主编、《地域研究与开发》副主编,厦门创新型城市顾问等]

前 言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以来,意大利的东北部到中部一带的农业地区,在欧洲国家普遍经济衰退的情况下,获得了快速的产业增长。这一被称作“第三意大利”的地区,其典型特征就是存在专业化的企业集群,大量的中小企业间发展了高效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形成高度灵活专业化的生产协作网络,具有极强的内生发展动力,依靠不竭的创新能力保持着地方产业的竞争优势,并获得了经济的高速度增长。此后,产业集群在各国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我国区域经济不协调发展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的巨大障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刻不容缓的课题,这也促使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决策。特别是在区域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如何利用后发优势,快速发展区域经济,是我们不可避免的工作。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的不断发展,产生大量中小企业,客观上导致集群的产生、发展、壮大。因此,当前通过推进产业集群的发展可以较快改变落后地区的经济不协调发展状况。为此,以提升集群竞争力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我们发展区域经济的必由之路。

我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值得反思的。

首先,很多地方政府的做法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它们因为追求短期利益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进行了过多的外部干预,拔苗助长,结果导致经济发展后劲不足。比如,目前各级地方政府,尤其是落后地区往往单纯以引资为主,不考虑区域的具体情况(产业背景、资源禀赋等),建立各式各样的产业园区、工业开发区,以期获得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效果却不很好。符合当前经济发展规律的做法是,依靠经济系统内生的成长动力,按市场规律取得持久的发展。我们应该把产业园区、工业开发区开发与推进产业集群发展结合起来强调产业关联和产业内生发展动力的培育,以集群竞争力为核心提升产业竞争力,发展区域经济才能获得持久的经济成长动力。

其次,在发展地方经济时,过于注重工业经济的发展,忽视了农村工业化经济,使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集群方式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个有益的尝试。

因此,以基于共生理论的集群竞争力研究为突破点,寻找集群发展的内生路径是当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可行之路。

目 录

关于地方产业集群研究的几点建议（代序）	(1)
前 言	(1)
第1章 导 论	(1)
1.1 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	(1)
1.1.1 选题背景	(1)
1.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3)
1.2 文献综述	(4)
1.2.1 产业集群理论研究	(4)
1.2.2 共生理论研究	(12)
1.2.3 集群竞争力评价研究	(16)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	(26)
1.4 研究的方法及技术路线	(28)
1.4.1 研究方法	(28)
1.4.2 研究技术路线	(29)
1.5 本书的创新点	(30)